

龙虎丛书

痴情怪侠销魂刀

云中鹤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龙虎丛书

痴情怪侠销魂刀

云中鹤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龙虎丛书

痴情怪侠销魂刀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云中鹤著





2

232831



痴情怪侠销魂刀 [上]

云中鹤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

232833



0436280

痴情怪侠销魂刀 [下]

云中鹤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002号

痴情怪侠销魂刀（下）

云中鹤 著

责任编辑：平 尚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汨罗市印刷厂印刷

*

199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375 插页：2

字数：23,300 印数：1—14,000

ISBN7-5404-1039-6
I·834 定价：4.50元

目 录

第 一 章	金银双英入虎口	1
第 二 章	浪子寻柳遇怪侠	18
第 三 章	四大金刚施绝技	34
第 四 章	侠女夜闯男儿屋	50
第 五 章	荒野寮棚男女情	73
第 六 章	中计误入尼姑庵	91
第 七 章	巧舌打动艳女心	109
第 八 章	山中缠绵不了情	129
第 九 章	义无反顾复仇路	147
第 十 章	酒坛仙掌吞苦果	165
第 十 一 章	情感玫瑰小姐心	182
第 十 二 章	复仇路险阻重重	198
第 十 三 章	误认娇女为其妻	215
第 十 四 章	中圈套引狼入室	233
第 十 五 章	艳女踏青遭淫嬉	251
第 十 六 章	再度相逢情更浓	268
第 十 七 章	丐帮主男扮女装	286
第 十 八 章	两侠女为情恶斗	303
第 十 九 章	情感迷乱逃亡路	318
第 二 十 章	祖传丝衣藏秘笈	334
第 二 十 一 章	血溅天罡地煞功	353
第 二 十 二 章	采花贼狼遭报应	371

第二十三章	四怪侠正义凛然.....	388
第二十四章	芙蓉仙子与仙翁.....	403
第二十五章	妙手回春医重创.....	417
第二十六章	儿女情乱英雄心.....	432
第二十七章	为争霸巧设艳情.....	453
第二十八章	天下英雄本无主.....	474
第二十九章	有情人难成眷属.....	495
第三十章	挖隧道暗渡情缘.....	518
第三十一章	入虎穴残中机关.....	538
第三十二章	龙宫洞幻术惑人.....	557
第三十三章	恨之极限便是爱.....	578
第三十四章	众侠士恶斗山洞.....	599
第三十五章	无情恶父有情女.....	628
第三十六章	恩怨了结为尽头.....	652
尾 声	有情人终成眷属.....	678

第一章

金银双英入虎口

1

杨家祠是这儿大姓的祠堂，建筑得非常高大和豪华，显示着他们杨姓的地位。它不是单独一栋，是参错着连成一片的，把整个田垌都占了。可是，这样的祠堂却没人居住，也没人进去，人们就是打这儿经过，都要远远地避开，绕着道儿走！

自然，也没有人能知道祠堂里面是怎样的规模，就是这祠堂建于何年也没人知道。居住在这儿的年长者，他们出生时祠堂就是这样骇人地耸立着，连他们的父母都和他们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里面有鬼！

龙宫洞是杨家祠屋后山中的一个山洞，人们只知山洞前有圣人题写的“龙宫洞”三个晒垫大的金字。至于洞里是怎样的，却没人知道，没人进去过，都说里面有鬼！

是不是真有鬼，却谁也没见过。

人们害怕，巴不得远远地避开才好。于是，靠得近一点的人家都搬走了，使得这儿寂静无比，死气得可怕。虽说大家都说这儿有鬼，但并不怎么害怕鬼会害到自己头上，因为多年来

未见有什么鬼来加害过什么人。所以，这儿的人生活过得也很自在安乐。

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又瞎又驼的老人，孤单单地一人住在杨家祠堂内！这使知道这一消息的人，或远远地看见这位驼背老头走进祠堂的人大为骇然，怕这老头把鬼惹出来了。

还好，几年过去了，村里一直相安无事。

不过，人们也渐渐地疑心起来了，关心起那祠堂里是不是仅就老头一人？因为，老头每天出来都要采买许多食物，决非一人能吃完！而且，支付的都是银子！

显然，里面还住有其他什么人。

人们还发现打龙宫洞里流出来的那条小溪，溪水也不如以往干净了，上面不时会漂浮着一些碎纸头、木头片和破旧衣服。有时，溪水还会浑浊得很，尽是泥巴。

这些很使居民们不安，整天提心吊胆。可是，没过多久人们也就渐渐释然了，因为他们仍然相安无事。

这瞎老头子那双眼睛根本不是什么瞎子，而是活活地被人用刀给挖了！那两个黑洞往里凹着，很是骇人。他那驼背也不是自生来就有，没有那驼峰的罗锅，而是像断了脊梁骨一般，或被人抽了筋一般，整个背脊无法伸直，整个儿是弓着的。

每当这老头子拄着竹棍在青石板路上走来时，妇人、儿童都纷纷避开，夺路而逃。他走进哪家店铺，只有掌柜的出来应酬。要不是看他那些银子，兴许连掌柜的也不会出来。

这老头虽说眼睛瞎背驼，可耳朵却非常的好，一丁儿响声都能分辨出来。

有一次，他砍了一块肉，还没走出肉铺，一只狗从案下蹿

出要叼那块肉。没想到，老头出手之快之准，那真是神了。只见他用竹棍轻轻一敲狗的脑门，那狗就倒在地上不动了，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死了。

2

这天，这老头儿又照例拄着那根竹棍来了。

街道上响起了他那竹棍的橐橐声。

老头爱打酒，每次上街背上总少不了一个酒葫芦。而他打酒偏爱打“四季香”酒铺的酒。每次打了，都要先坐下喝上几碗，临走时再把葫芦灌满。

“四季香”酒铺掌柜姓朱，字元荣，是从河南开封府来的。他之所以在这儿立住了脚，用他的话说是带来了一大缸相传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卤鸡鸡汤。他卤的鸡着实好吃，这儿的人从未吃过这般香味可口的烧鸡。一下子便把名声扬出去了。生意好自不必说，兴盛极了。可他不是那种贪财之人，生意顺路了也不求怎么大发，每天照例还是卤那么多鸡，弄得一大早就有人在“四季香”酒店门外等着。

这朱元荣不仅鸡烧得好，且还会做出一种好酒，只要他那酒坛子一开，那香味……啧啧！能飘出好几家店铺以外，香透一条街。人们都说从未见过这么好的酒。这酒就叫“四季香”。

朱元荣打从开封府过来就是一人，至今仍然一人，雇了几个打短的和打长的，都不与他同住，干完了活儿，不管多晚了，他也决不留人住下，统统打发走掉。

这儿本是个山清水秀之地，县城的房屋都依山傍水而建，

水路旱路都极为方便畅达。河的两岸都是一律的青瓦红砖，一律的两层尖顶楼房，一律的伸出河面之上的吊脚楼。这两岸的房屋都是店铺和旅社。水旱路的畅达，店铺的昌盛，这儿的妇女当妓者的也居多，甚而把这作为一件本能的职业。

朱元荣打从在这儿居住起，就有不少妓女来打他的主意，可他，任什么人来，任来人使出什么招儿，他就是不动心儿，也不赶妇人出去，任她们闹去。

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怪人！

大家也都说他是一个好人！

因为他好施舍，所挣的钱都施舍给了穷人。

这时，他听到了那瞎老头竹棍敲击石板那很有力道的橐橐声，便从柜台底下取出了两只特意留好的烧鸡。

他每天给老头留两只，这已成了不成规矩的规矩了。

那瞎老头就像能看见一般，不用伸手摸摸索索地，就从那窄窄的店门外进来了。他径直朝柜台走去，横在他面前的桌椅竟然不会绊倒他。他也不用用竹棍试探着，就侧身从桌椅间穿过去了。

他也不用说话，也像能看得见一般，伸手便抓起已放在柜台上的烧鸡往竹篮里放，随后又从腰间取下那只酒葫芦，往柜台上一搁。

就在朱元荣把酒打好，放在柜台上时，这老头已如数地把银子放在柜台上了。

老头提着酒葫芦坐到一边的桌子旁去了。那举着葫芦往嘴里倒酒的样子，就像渴了几十年的人见了水似的！

在座的人都用好奇的且又惊骇的眼光看着他。

这老头真老得可以！脸上的皱纹就像用刀子刻断一般，深

极了。脸上的皮肤也极是骇人，尽是疤！也不知是火烧的还是水烫的，没有一块好肉。他的手和脚是完好的，可已成了两根干柴，瘦得见不到丁点儿的肉，只见青筋突鼓，蚯蚓一般爬在上面。看他这手，就怕一桶水也提不起来，看他那脚，就怕风一吹就能刮得站立不稳。他这种瘦鬼的模样，却又那样的敏捷，众人对此很是不解。

老头一口喝了大半葫芦酒后，这才举起袖子抹了抹嘴巴。嘴里很是惬意地“啊”了一声。就在他正要再喝时，店铺里突然一暗，只见两条大汉堵在门前，其中一位在大声地朝另一位叫着：

“啊！真香，这儿有好酒！”

3

这两位大汉旁若无人地走了进来，刚才叫着的那位，仍在大声地叫着：

“掌柜的，快上酒！”

那嗓门之宏亮，已把屋顶震得直往下掉着尘土，使人的耳朵嗡嗡地响个不停。

朱元荣一见这两位大汉，就知道他们酒量定然不小。于是，从地下抱起一个未曾开启的酒坛，放在柜台上，说：

“二位客官请用。”

见掌柜的不把酒放到眼前，要自己上前去取。那位大嗓门已有几分不悦，但也不好发着，只得不吱声地取来，与另一位“咕嘟咕嘟”地就着坛子喝了起来。

他们与那瞎老头同坐一张桌子，压根儿就没把这老头放在

眼里。这时，他们见了老头篮里那两只黄澄澄的烧鸡，抗不住那色、味的诱惑，大嗓门的那位又叫了起来：

“掌柜的，上两只烧鸡！”

朱元荣站在柜台里不急不慢地应着：

“二位客官，烧鸡早已卖完，请明天来吧！”

“四季香”是烈酒，那么一股劲地“咕嘟咕嘟”往肚里倒，不是有海量，哪能吃得消！这二位虽喝得痛快淋漓，不过，也已有了几分醉意，自我抑制的能力已很弱了，加之喝了酒之后对食物有更强烈的欲望，面对那烧鸡的诱惑，他们哪能抗拒得了。那位一直没做声，满是络腮胡的站了起来，走到柜台边，从衣袋里掏出一把碎钱，“砰”地往柜台上一放，嘶哑着嗓门说：

“别怕不给钱，拿着，快快地上烧鸡！”

那嗓门虽说嘶哑，却是十分的浑厚，很有力度，仿佛穿透了半壁岩石，从山洞里传出。这声音令听者身子微微发颤，似来了一道极大的冲击波，叫人有些抗不住了。

其实，朱元荣已看出这二位是武林中人，并且不是那种庸庸之辈，是很有来头的高手。他已是留了神的，含笑地对那满是络腮胡的人拱起双手，说：

“客官，烧鸡早已卖完了，见罪……见罪！”

“那……”络腮胡指着那瞎老头，“他为何又买到了呢？莫非就差我们的两只？”

这人说，语气中透着一种强硬。

“岂敢，岂敢！小人确实已卖完了！”

朱元荣说着仍含笑地拱手作揖。

这络腮胡见此也无可奈何，折回身子走到桌边坐下，望着

那两只黄澄澄的烧鸡，嗓子眼里似有千百只手在抓，痒极了。而那位大嗓门也不比他好受多少，他望望络腮胡，继而又望望瞎老头，说：

“哎，老头，你这两只鸡先给老爷吃了，要多少银子都行！”

瞎老头似没有听见，纹丝不动地坐着喝他的酒。

这大嗓门是个急性子，见老头不动声色，急了，用手一拍桌子：

“老头，你聋了！”

这老头身子动了一下，扭动着脑袋面朝着他们，像仍然能看见一般瞧了他们一下，仍没作声，举着葫芦又喝了一口。

那大嗓门哪能受他这种冷遇，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就要去抓烧鸡。岂料手刚伸出，还未摸到鸡，便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那力道非常之大，使他疼得直咧嘴，禁不住“啊”地叫了一声。叫过之后还直发愣，不知被什么东西给打了。

络腮胡见他这样，不知他已被打，还当外面有什么人朝里扔什么东西，起身出去看了一下，完了赶回来重又坐下了。这时，他已有些骇然了，只见这位大嗓门的那只被什么抽过的手已肿起老高，红润无比，似大腿一般粗了！

瞧着这些，络腮胡不能不怀疑这瞎老头了。他细细地瞧着老头，似瞧出了什么，只见他暗暗地运了一口气，以十分快捷的动作，伸手去抓那篮子里的烧鸡。岂料，手未触到鸡，便已被什么东西猛抽了一下，那力量仍是那样巨大，那速度仍是那样迅疾，连他都未能看出是什么抽的！他的动作本已比一般人快出千倍，怎还会有比他还更快出千万倍的？这一发现，使他也像那位大嗓门一样，整个儿的呆住了，如钉子钉了一般！

这一切都被朱元荣瞧在眼中，他定定地瞧着那瞎老头，只见他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在十分惬意地喝着酒。虽说朱元荣也没看见这二位是被什么抽了手，但他知道这一定是这位瞎老头干的。

过了半支烟的工夫，这二位如梦初醒一般，倏地醒来了，怔怔地盯着老头，又过了半支烟的工夫，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蓦地同时站了起来，发出了声揭屋瓦的“嗨”的叫声。

凭着这声揭屋瓦的“嗨”的一声，凭着那不约而同跳起来的架势，朱元荣心猛地一沉，他知道，眼下这二位是身手不凡在江湖上叫得响的“南山双虎”。他们使的“左右虎拳”只要两人配合起来便十分的厉害，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死在这“左右虎拳”手下。这种拳术变化莫测，力道之大是人无法承受的，只要叫他们拳头撞击上了，没有不碎的东西，两尺见方的大青石，一拳下去能拦腰截断，断的两头在这一拳的力道之下，还能栽进泥地里二尺来深！

凡是见过猛虎下山的人，便能忖度出这“左右虎拳”的厉害，只要他们的拳手挥动起来了，和猛虎下山没有两样，势不可挡！

朱元荣心想，这下瞎老头定死无疑了。他纵有飞天的功夫怕也不是这二位的手，何况这二位已被激怒了，这更使他们的拳头多了几分厉害。

只见瞎老头像没事一样，拿着已被他喝得差不多了的葫芦递给朱元荣，示意他将葫芦斟满。朱元荣不敢怠慢，急忙把酒斟满了，双手递了上去。

瞎老头拿过酒葫芦，也不吱声，转身朝店门外走去。那二位两只拳头举在胸前，随时都准备出击。他们跟在瞎老头后

面，待他出了店门，在屋前的场子上，那络腮胡子一步冲到瞎老头面前，大叫一声

“老头，看拳！”

说时迟那时快，旁人没看见他们这一拳是怎么打出去的，也没有见着那大嗓门在络腮胡大叫一声之后又是怎么出手这一拳的，只见他们两人反被相互的出拳而击中了，在咧着嘴儿捂着当胸。

他们在愤怒至极之下出拳，那力道自然是极大的，在别人怕是已七孔出血了！

没人见着瞎老头是怎么把这两拳化解的，只见他似乎没见着或者说没感觉到身边发生了事儿，依然那样橐橐地拄着竹棍，悠然地朝回路走去。

这二位哪肯甘休，只听呼呼两声，他们猛虎下山一般冲了上去，那身子搅起的风儿，带起了一片灰尘，如来了龙卷风一般。

朱元荣懂得，以这种神速冲上去，反应再快也怕悟不出他们会击出怎样的拳术，也无法防备他们从哪个方位出拳。只听得咚咚咚咚地一阵拳响，黄沙腾地冲天而起。不一会儿，拳声消失了，依然传来了那很有力道的却又透着悠闲的竹棍敲击青石板的橐橐声。

待那竹棍声消失了，那搅起的灰尘也消失了，这时人们才看见刚才那二位已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七孔流血！

朱元荣走近前去一看，这二位的头全碎了，胸脯塌塌的，可见已被击碎了胸骨。这二位拳头上都是鲜血，可以想见，老头把他们的拳术全化解了，让他们互相击打了起来。要知道这“左右虎拳”互相打上了手，也是厉害万分的，足可致对方于